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國春秋
第三十一回 重宿儒盈庭皓首 除痼疾遍野春風

且說西青只望著雙梧直走，到得近處反不見桐杪，卻係兩岸垂楊，滿渠碧藻，無渡無梁。乃仍回舊路，由大道灣轉過了土橋，見有牧童，便問學究先生。牧童指道：「從下邊巷子進去，穿中街，左首出巷，望見竹林便是。」西青依著河邊進巷，行出竹林，但見花木叢陰，兩株梧桐獨冠群樹，滿空綠葉，垂陰數畝，土垣茅舍皆在其下。有五六童子於林內尋花鬥草，見人行來，便齊到眼前作揖問道：「先生貴姓？府上何方？降臨敝地，可係訪家業師？」西青還禮道：「不佞姓西，從並峰嶺來，正是拜訪令業師。」童子拱道：「如此，請！」西青道：「請！」童子內有一人先走報信，餘者俱隨在後。轉過南垣，已見荆扉朝東，門前平坦，數株山茶，紅白豔麗，柳椿上晾著魚，舊車篷邊係著小艇。只見報信的童子迎來道：「午睡尚濃，請先生且到館內坐坐。」西青應聲入門，卻係三間敞軒，內有十餘童子坐著抄書。當中幾上睡著個白髮先生，西青不便驚動。諸童子同下位作揖，西青還禮。看所抄的俱係墳典篆格，妍勁可觀。有童子向外拾鬆枝，折枯竹，汲水煮茗，片時奉上茶來。西青起身相接，見甌上浮沫未消，隨口道：「香浮蟹眼。」童子應聲道：「翠折龜胸。」西青又道：「味沁心脾消濁氣。」童子應道：「芳潛肘腋起清風。」西青喜其敏捷，大加褒獎。童子揖道：「學生斗膽求教。」西青還禮道：「願聞。」童子道：「五色青紅黃白黑。」西青想道：「九宮東西南北中。」忽見先生舉首道：「何事喧嘩？」童子趨近前道：「有客拜訪，坐候多時。」先生起身道：「何不早言？」西青向前施禮，見先生五綵蒼髯，三停豐頰，迎答道：「足下貴鄉？尊姓台字？」西青道：「學生姓西名青，由並峰嶺往老人谷，中途忽遇水沙漲漫，阻住難前，回到鎮上，聞先生學貫天人，無微不悉，冒昧造壇，瞻仰仙姿，且願聞沙水之旨。」先生道：「鄉人亂言，足下勿信。請問從並峰嶺來，可知抱一翁否？」西青正欲回答，只見門外走進一人，五短身材，面圓口方，雪白長髯飄揚腦後，呼道：「巫子闊別多時，今日天使趨候。」先生欣然迎道：「還不是天使，只怕係地使耳。」那人大笑。禮畢，亦與西青見禮，隨便坐下。先生與那人道：「這位西先生由並峰嶺往老人谷，亦如黃兄阻回。」那人道：「並峰嶺地僻人稀，未見有姓西者。」西青道：「請示高姓尊名？」先生道：「此吾友也。昔居碧雲鎮之西北墨梅崗上，後遷芝頭邑，姓黃名雁。」西青打恭道：「抱一翁正使小子到芝頭奉候，今不期而會於此，可謂大幸。」黃雁問先生道：「抱一翁囑來相候，可有書否？」先生道：「候兄非候弟也。」黃雁道：「奇了！」問西青道：「西兄往老人谷可係候巫兄！」西青道：「巫先生莫非名不虛傳？」黃雁道：「然。」西青大喜道：「正係候巫先生，那知設帳在此？若非沙水漲漫，到老人谷卻係虛行。抱一翁有書，現在寓中，回去取來。」巫丕道：「兩年不上鎮矣，隨先生行。」黃雁道：「好，回去就候西先生。」三人茶畢出門，童子已解纜舉棹，上船坐定。巫丕問抱一翁豐彩精神，西青道：「偃僕善飲。」次問蓮花山樵，西青道：「只知養親，無意澤民。」黃雁道：「兩岸垂楊，幾時不見，便掃頭拂面，若此牽纏，何若芙蓉笑臉相迎，盈盈可愛。」巫丕道：「可速運棹，早見抱一翁手教。」童子道：「港小岸逼，不勝藻荇掛絆。出口入溪，便好蕩也。」半時出港，舉起雙棹，迅疾如飛，頃刻到鎮。入店見禮，西青令陳聘物，捧書在手道：「原當到宅拜呈，今既幸會，請先晒收，後看箋簡。」巫丕道：「此聘禮也，足下為誰為此，願聞其詳？」西青道：「輔公奉命出鎮所取浮金土地山川，自恐年輕，有負恩命，敬求巖穴，以達民膜。訪得抱一翁仙居，弓旌踵聘，翁以年高不就，即以養志堅辭。竭誠復往，抱一翁時薦四位先生。輔公以命限難遲，只得前往。弗克躬來，謹具禮儀，使青將命。」巫丕道：「翁太多事。已不出就罷了，何必又道出人來！」黃雁道：「且看簡內云何？」西青送過書，巫丕與黃雁接看，面上寫著：「希交承之、伯龍、於岑、赤湖四子展覽。」拆開看道：

僕愧入山，木深居處，為駱子所識，返覆邀延。僕以自古無百歲邁夫而入仕途者。彼雖絕念於僕，猶注意於帶也。觀公貌厚心明，始終如一，原可從游，但帶素性決烈，當事不撓，居則可以全軀，出則必致喪命。非若足下四人之進退裕如也。特以尺素勸駕，或勉一行。可為，則展素蓄，以仰體天地生民之心；不合，則卷琴書而相逐林泉。適意之性，去留任意。諸子其不以僕言為謬乎？

二人看畢，黃雁道：「如此，何妨遊戲？」巫丕道：「伯龍、於岑出，吾亦出矣。」西青道：「敢懇修函，小子帶往鷹巢敦請。」巫丕道：「我等修函，係勸其出也。大木率真，小木怪僻，不必修書，只須將抱一翁此札示之足矣。」西青稱善，令從人將禮同行，送入書屋。又向黃雁道：「抱一翁命往芝頭，理應踵府。」黃雁道：「寒捨去此甚遙，存巫兄處可也。」從人將禮放下，回碧雲鎮。巫丕擺出魯酒村肴，三人就席，舉盞閒談。

膳畢，已係下午。巫丕招指道：「此其時也。」黃雁道：「有什麼事？」巫丕道：「紺珠島梨棗花英能復瞽目，過時不彩，落黏土氣，力量便輕。山妻病目，前日就安子診脈，據雲，防瞽須以天印紫綬岡上葵花露點之可免。我想往天印取之費事，仍係梨棗英為便。」黃雁道：「沿路瓊花可觀，甚不寂寞。」巫丕道：「須待水退，方可起程。」西青別回碧雲鎮，使人訪問，次日路已可行，乃到館內通知。巫丕道：「仍須緩期。」黃雁道：「猶有未了事麼？」巫丕指眾童子道：「俱應管押，庶免荒蕪。」乃修書，命館童推車：「往綠竹潭，請華世姪權代。」館童領命，入後取車，藏書推去。

黃雁捧過棋子同巫丕圍棋，西青旁觀，由晝到放學時，仍未及半。全盤終時，天已亮矣，巫丕輸有兩著。整兵再戰，各人窮思極算，黃昏方畢，巫丕仍輸兩著。正欲復布，童子自外進報道：「華老師伯到也。」巫丕、黃雁俱出迎接。西青在旁，見人來者卻係混沌篙子，三人揖過，西青步出為禮。篙子定睛看道：「足下從何而來？」西青道：「自別後第三日，復具禮奉拜，始知先生已於其日前動身，無從延請。輔公悵悵而往並峰嶺，抱一翁卻禮不出。虔告再四，乃命請巫先生、黃先生、二木先生，是以此。」巫丕道：「原來也係相識。」篙子道：「非相識也。聞駱子言，他係西庶長令嗣，官拜下大夫。駱子誤薦弟，相會於混沌律，弟無脫身之計，乃轉薦江帶。」巫丕道：「老兄薦帶，帶又引到弟等四人。」篙子道：「抱一之書不可違也。所委館事，小兒現在收穫，不能趨承，弟可從命。惟願西大夫勿言在此。」西青道：「敬遵台命。」篙子乃喜。轉向巫、黃道：「昨札言書致四人，二木亦非決意避世者，何不同往商之？懷卷用行，自在方寸，更不必各拘形跡也。」黃、巫點頭。當夜無話。

次早，巫丕命館童將行李置好，西青令親隨取安車兩乘到來，恭請乘坐。同別篙子，發軔到鎮，侍從車馬，俱齊整在路口，伺候進發，向西而行。不走走投鞭河，由下流避白津過渡向南。次日到元戈塢，黃雁問巫丕道：「可候過文？」巫丕道：「我正忘之。可由右逕繞道暫停。」西青道：「命僕夫在此守候，小子陪二位老先生候客。」黃雁道：「此古古怪，西子亦無妨於事。」乃並車進塢。行不多路，見溪邊有柳橫臥，枝拖對岸，根頭坐著老者垂綸。西青道：「高哉！此叟也。」黃雁看道：「且住！」車夫停止，三人步行。巫丕從後呼道：「先生好消遣！」那老者回顧，見是巫、黃，置竿於綠柳陰中，起身道：「故交到舍，無物佐酒，是以求魚。」巫丕道：「有何嘉賓，願同把臂。」老者道：「俞廣特候，過盛不知，已去驪龍窟設帳。我聞之，挽請到舍。二公可先往晤。」

巫丕乃同黃雁、西青行到埠頭過渡，轉出桑坂，入垂柳叢中，只見兩老者坐在草茵上，巫丕招呼道：「俞兄、杜兄何同會於此？」兩老者起身道：「巫兄、黃兄又何同至於此？」見西青，問道：「此非我輩中人。」互相作禮畢，黃雁乃將緣由說明。西青問道：「二位老丈尊姓大名？」巫丕指微須長眉者道：「此俞子，名廣。」指斑臉滿部鬚髯者道：「此杜子，名進。」黃雁問杜進道：「聞兄喬遷七里岫，彼處山川若何？」杜進道：「山川雖美，人事卻非。」巫丕道：「有何非處？」杜進道：「農好雕琢，女好繪組，儒者木以道德為懷，而以爵祿為重。」巫丕道：「先何輕舉？」俞廣道：「去年同過彼處，因見家戶誦歌，林壑層疊，故勸遷之。今欲與周子商量，將移於茲。」黃雁道：「適周子垂綸相遇，言俞兄在此，不意杜兄又在此，洵係良逢。」西青問道：「垂綸周老丈尊名？」巫丕道：「名蟠。」黃雁道：「昨所言檀溪釣叟是也。」杜進道：「何不到草堂中坐談？」乃同舉步前行。

忽聞後面叫道：「杜子何來？」停步旋身看時，周蟠肩擔竿子在前，背後隨抬大網者提得兩串溪魚。俞廣笑道：「周兄急矣。雖得魚，誰人食之？」周蟠也笑道：「恐客久待，故買歸而卷綸耳。」行到前來，將竹竿交與抬網者先行，自陪五人隨後同進草堂。禮畢坐定，問西青道：「仙鄉何處？尊翁何名？」西青道：「學生姓西，家住岫羅岡。」俞廣道：「他尊翁名山。」周蟠道：「不應到此。」俞廣道：「借巫、黃同訪過丈。」杜進道：「如我輩世居山林，出者則非；他們世受恩澤，安可遁乎？」俞廣道：「非遁也，招遁者耳。」周蟠道：「所招者誰？」巫丕將抱一翁致書勸出，細細說明。周蟠道：「所指四人恰當。但小木激而棄之則行，敬而禮之則遁，須以不請為請耳。」西青避席道：「願求指示其略。」周蟠道：「大木資性魯鈍，好學天生，錙銖累積以成其道，老而彌篤。小木天資敏絕，墳、典、經、子無所關心。抱一翁曾同人萬卷樓，其內藏書何止十萬！歷指名目，掩而詢之，小木吐詞論理皆當無訛。而尤縱情巖壑，四國百島，幽深遼遠，亙古未有標題之處，立記不勝悉數。行山林中，與麋鹿猿猴各無避忌。凡仙蹤聖跡、斷碣殘碑，莫不畢覽。江帶贈大木有句云：『面積兼旬垢，衣留隔歲泥。』贈小木有雲：『囊繩游絕壑，帶粉侍殘碑。』二子之情性行為已可概見。弟兄賦性不同，趨向亦異：大木以寬宏化育為功，小木以稀奇駭怪為務，禮請斷然不出。」巫丕視黃雁道：「論二木詳且盡矣。我們到鷹巢嶺看大木若何，大木不出，亦當速歸也。」俞廣道：「大木見抱一之書，亦無辭卻。」周蟠道：「雖大木不出，二子既偕行於先，何可復退，為人所笑，謂處士虛聲，因人輕重也。」黃雁、巫丕道：「所論甚是，豈敢不遵！」盤桓過了一宵，次日辭別，三人返，出塢外。中時，舍車進得谷口，石徑盤旋，片時間，早已望見巫家外垣。行近前來，只見稚童村婦奔入，將門緊閉。黃雁笑道：「山村不慣看軒車，驚慌卻避。」西青道：「高致可羨。」巫丕自己敲開，請黃雁、西青上堂交拜，西青又將私禮二分送上，巫丕也不推辭，黃雁稱謝，俱收入內。用過午餐，巫丕道：「赤湖可陪西子散步，弟往南莊家姐處看看即回。」西青道：「請便。」黃雁道：「我們不必散步，且到峭壁擁書樓坐坐。」西青道：「奉陪。」二人出門，入東垣，到松風草堂轉入後進，芸窗有額曰：「虛白軒。」由旁上樓，但見密密鬆枝遮護，陰綠綠蓋，遠無所見。又更上一層，乃見周圍峰巒重疊，山麓俱係石壁，遠岫顯呈，更覺媚媚。無數鬆頂接聯如茵褥平鋪，田禾皆看不見。西青道：「於此心胸頓豁，塵念都捐。」黃雁笑道：「請看匾額。」西青仰看，乃「半陶」二字。問道：「願聞其故。」黃雁道：「老人峰之南有塢，曰陶塢，其幽致疊出，逸景難言。此名半陶，以吾視之，未能『半』也。」西青稱羨不已。審看峰巒，似有形狀，黃雁挨排指點，莫不畢肖。

瞻玩許久，急聞樓梯有聲，巫丕呼道：「黃子，東溪公至也。」黃雁慌忙下樓應道：「雁來迎接也。」西青隨下到書屋內，見一位老翁，左手搭著童肩，巫丕牽著右膊行來，道：「黃子到此，何不看看老漢？」黃雁迎上揖道：「因巫子別去，未暇趨候。欲待彼回，同晉謁也。」東溪公道：「諒非俗客，何不同邀到舍？」西青向前見禮，東溪公道：「西子有嗣如此，家聲不墜矣。可喜，可喜！」坐下，同黃雁談得不休，直至入席方止，始問巫丕些近事。席散，黃雁扶送回家，約明日於葫蘆峰下會齊。西青道：「小子亦應登堂晉謁。」東溪公道：「不需，不需，見過就算了。但願爾以民之憂樂為憂樂，老漢輩受惠多矣。」西青道：「敬謹書紳。」同巫丕送到垣外，回房下榻。

次早，巫丕收拾起身，並帶家童陟岡涉澗，由西夾岩縫中出山，過葛嶺，逾梅溪，早見黃雁坐青鬆根守候。從人迎上，巫丕、西青行到跟前，邀同上車，出元戈塢，乃由赤驢嶺腳撇掉通明關，斜向太乙峰，取路雷門，過雲嶺、濫柿河、獨鎖渡、百結關，到紺珠島採取花英。

西青邀黃雁過藤橋，登元珠島眺望，見有臃顏短髮老者荷鋤擔筐而來，行歌道：

昨說週遊非為國，今知弔伐乃無君。

由來處出光明者，版築躬耕義孔殷。

黃雁視之，卻是過盛之弟過迂，招呼道：「二先生何來？聖賢道任天下之重，胡可與尋常共語！」過迂抬頭答道：「黃子久違，莫非往天井麼？此不係吾所作，乃故交詠吟，偶爾誦之。然尋常之道即聖賢之道。聖賢不能捨尋常另立一道也。」黃雁道：「何為問往天井？」過迂道：「而今主上封二世子為輔國公，出鎮所取浮金土地。到境次日，躬備玉帛，帶往鷹巢。伯龍因其誠篤，且知有並峰老翁手札，當時就聘，於岑避跡，無處訪尋。伯龍愛石門幽靜，輔公請居於西園，開迎賓館，以接待隱逸。今有自天井來者，據說如此，是以見詢。」黃雁道：「雁因江叟致札，故偕巫子前往，卻不知伯龍先已到彼。巫子現在紺珠島彩梨棗英，先生可前去相晤。」過迂道：「不必。諸子既在天井，我儂或往或來，順便俱可敘會歇息，惟名姓不可使居停知之，阻斷足跡耳。」黃雁應答，揖別，同西青回紺珠島。登頂四望，周圍俱係岡嶺回繞，景致無益奇特。下到半腰，見巫丕彩足梨棗英，封付家童帶回老人谷，再與黃雁、西青離紺珠，登舟至靴塵埠上岸，由萬馬岡過倉箱嶺，經堆甲山腳進交紐關。次日入羊腸峽，逾羊肝嶺出口，望見鐵圍。西青欲先入城通知輔公迎接，巫丕命從人將車箱中原聘禮物取出，交西青道：「煩帶璧謝輔公，如莫見允，丕等在此聽教。或堅意使受，則今朝權領，明日決然行矣。足下所惠，俱已登貯。」西青不便違拗，將各件收回，道：「謹遵金諭，待輔公親奉。」巫丕道：「莫於省事，免得煩攪。」黃雁道：「西子善為道達，若費往返，便非率真。」巫丕道：「丕等且見伯龍，西子請入關。」西青道：「陪進石門，方好復命。」三人登車沿澗而行，只見石壁迎來，阻住去路。行到跟前，轉由側首，又有一層石壁相對峙立，中有曲逕，進入塢內便覺空闊。來到西園，但見堂中濟濟，垣內翩翩，俱係皓鬚素髮。

巫子、黃子遍見過禮。大木迎問抱一翁諸人，黃雁交出原書，略道始末。

西青作別，回出塢口，遇見前驅，舉首望時，車駕將近。

原來輔公自在朝門外，命胡爾仁等先行赴任，次日進宮拜別。

島主正在射圃觀韓駙馬教宮娥彈蝴蝶彈法。輔公趨前禮畢。島主命人後宮拜別廉妃，又命駙馬同往。廉妃見輔公告辭，垂下淚來，問駙馬道：「輔公出鎮，左右無人，實在難以放心。」駙馬道：「駱燾、西青皆勁直之臣，輔公平素以忠孝為懷，斷不致惑於邪佞，請娘娘無慮。」廉妃道：「我意原欲駙馬同行，各事教導，奈難捨公主遠出；意欲請武侯為之師傅，駙馬以為何如？」駙馬道：「公以忠孝為懷，雖孤身亦有天佑；若遠君子而親小人，雖十仲卿亦無能為。」輔公道：「駙馬所見極高，況顧庶長作古，文侯年老多病，國事正賴武侯維持，豈可離朝？娘娘莫多無益之慮。」說罷出宮，又辭太子，二人依依，墮淚分手。車騎齊全，駙馬欲送於郊外，輔公再三謝別，乃同駱大夫共載，取青豹坡，一路往雲平嶺前進。先已行文沿途，文武官員毋許供奉，不准迎送。駱大夫係有名古直的，並非沽名釣譽、心與口違之具文，哪個敢不遵依！所以路上毫無耽阻，六日便到鐵圍城。文武官員參見，溫言慰勞，檢覽輿圖，知鷹巢嶺在赤雁邑中，去天井關北五百餘里。

次日同平無累往訪二木，命駱燾居守。午飯時分，行過千牛山。及到赤雁邑，天色已晚，停車止宿。次早出城，望見鐵牛谷後巍巍一條峻嶺。行有五十里，到得跟前看時，俱係累累疊疊的石塊，雖有曲逕，莫能容執。公自下車，令四弁負禮隨行，餘人停留守候。無累在前開道，看嶺不似遠望之峻險，但看得頂巔，半天仍未得到。就石坐下，歇歇又行。見個黑面銀鬚、身長七尺的老者擔著鋤頭、竹籃，自旁穿來。平無累視其形容不俗，向前揖道：「借問老丈上姓？」那老者放下鋤籃還禮道：「尊容上姓？」平無累道：「小子姓平。」那老者道：「學生姓吳名宴。」平無累道：「木先生宅上敢問在於何處？」老者望見嶺下又有多人，恍然答道：「學生不知。」說罷，擔籃荷鋤而去。

二人先到頂頭，四顧觀望，見嶺麓限中有煙矗而起，乃望著石隙中走，管不得腳步高低。行過多時，雖見數間茅屋，奈足底都係陡崖，無路前進，只得復沿邊旋轉四五里，方有坡下山。見牧童驅犢，問時，知前面臨澗，柴門係大木先生住宅。

行近前來，公命從人俱在扉外，自同平無累步入。聞有談笑之聲，向窗櫺中看去，見二人倚柱而立，左邊的身長八尺有餘，紫棠面色，花白鬚須，團面垂耳，眉高鼻正，目秀口方，氣度偉然；右邊的，長不滿五尺，額顯眼凹，鼻塌孔揭，耳反嘴撮，幾莖黃鬚，兩鬢短髮，身材猥陋，展著圖畫賞玩。輔公轉身入門，升階拱手揖道：「二位老先生，小子造次驚動，敢問那位係木老先

生？」二人回禮。右邊矮老者指氣度偉然的道：「這位就是。」輔公登堂，那老者托住手道：「學生木尺，不知足下貴鄉高姓？何緣降臨？」平無累答道：「吾公奉主上命來鎮鐵圍城，訪求巖穴高賢。江抱一老先生指示仙鄉，是以特踵拜訪。」木尺道：「學生毫無所知，山居情性已定。吾公勿為抱一翁所誤，此係薦他人，實脫自己。」輔公道：「今既瞻韓，且請拜見。」木尺道：「學生係山野小民，安敢與公抗禮？」輔公道：「先生道德高巍，天爵莫比。」互相謙遜。賓主禮畢，輔公轉身來與右邊那老者施禮，已不在了。平無累令從人將聘禮捧上，木尺道：「此物請速收回。雖出亦弗受，否則，可無論矣。」輔公道：「纖微不腆，聊以申敬，那成聘大賢之禮！請賜哂納。」平無累道：「禮以致敬，訂交之常，出與不出，均可無辭。」木尺視平無累道：「足下高姓？」輔公道：「天井平大夫也。」木尺舉手道：「原來就是平大夫，失敬，失敬！」對輔公道：「才德兼優如平子，公得而信用之，何必更及山人？」平無累道：「無累不過效奔走之勞，安及大賢萬一！」輔公道：「不才亦未敢以俗事相屈，或往或還，悉憑尊意。」木尺道：「今且問公，將為國之保障乎？將立百世之規模乎？」輔公道：「得不失保障足矣。」木尺道：「似此，往還無拘，尺願從游。但必須將禮收回，方可聽命。」平無累向輔公道：「木先生諄諄見卻，請權且從命罷。」輔公依允。木尺請用過飯，即邀同往萬丈潭。木尺道：「無庸徒往，日久自來。」輔公道：「必須親詣，以表微忱。遇與不遇，俱勿論也。」木尺道：「如此，盡在草舍拱候。」輔公道：「暫別不恭。」乃同平無累等帶禮直到萬丈潭。問至木尺居所，空室無人，只得回車。木尺迎入，留宿一宵。

第二日，膳畢，吩咐家人看守田園，乃同輔公過嶺上車。

沿路指點山景，咨詢民情，到白雉壑歇宿。次午游西北地方，見山岡迢遞，卸脫粗頑，形勢逶迤，陵阜折疊，江河繚繞，遠峰秀麗，喬木陰濃。木尺問道：「此處何名？」平無累道：「此石門塢也。武侯暇時，常於此地散步。諸將士因伐木截竹，結蓋歇亭，額曰『西園』，最為幽靜。」木尺道：「尺素畏近城市，今居止於此可乎？」輔公道：「有所未便，恐防簡褻耳。」平無累道：「駱大夫曾囑，山林不耐市井，喜清靜者可下榻於郭外。定然因此地隔絕塵囂，房舍潔淨也。」木尺、輔公、平無累俱下車入林，步到澗邊，只見流水淅淅，白石縱橫，綠藻青蒲，蔥籠蕩漾。過平橋，穿射圃，經鬆逕，進石垣，卻有多人奔走伺候。輔公同木尺上堂禮畢，木尺又同平無累見禮。當晚請大木修書勸小木駕，木尺道：「請必不來，無庸往也。」輔公亦駐於園中。

次早，駱大夫到來，見過輔公，又與木尺、平無累相見。

便令從人捧過印劍交還，平無累不受，道：「已奉公命，交大夫為城守。無累自今只在塢內侍奉諸賢。」駱大夫道：「不佞奉主命侍輔公，未奉命守關。昨日因不知地理，是以暫時代勞，今大夫既回，自應交卸。」輔公道：「駱大夫之言是也，平大夫仍當照舊管理軍民政事。」平無累始肯收下，別過木尺，稟明輔公，回城辦理。木尺修書四出，駱大夫將垣外左右並前園後岡，俱佈置蓋造房屋亭台樓榭，即有老者到來，漸漸接踵，繹絡而至，俱無姓名，設榻供養。駱大夫接待，不厭不倦。

輔公朝來暮去，或半日在城，半日在塢。今日正出關遇見西青立於道旁。西青上前啟明，輔公早已下車，道：「大夫勞矣！木先生已經請到，巫先生、黃先生曾否會晤？」西青道：「二子聘禮絲毫不收。因見江先生札，就駕同來，現住西園。」輔公大喜，命西青登車御馬，同進石門，步上草堂，向渚公作禮，又與巫、黃敘仰慕之誠。巫、黃道：「不佞輩何足數？明公招迎巖穴，近者已無不至，遠者亦當來游，公俱勿問也。」輔公稱謝。木尺道：「如駱子念切民瘼，時刻訪詢，公允而行之，勝尺輩十倍也。」輔公與駱大夫道：「先生所知為民興利除害的事，可悉同平大夫施行。不才樂朝夕側聆諸公議論，關中所有事務，俱可商決之。」駱大夫道：「大權不可下移。民間疾苦，臣與平大夫商議去之。其他事件，仍請公定奪。」輔公應允。

不說鐵圍、石門各事，再說島主自輔公同駱燾、西青出鎮，放心不下，問於朝臣。獨孤信天道：「駱燾、西青、平無累皆忠乾之士，主上可以放心。」島主道：「若親近此三人，而惟其言是聽，寡人何憂？聞在鐵圍築西園館閣，日夕宴會於其中，不知所同游者何等人耳。」獨孤信天道：「據理觀之，定皆正士，若有邪佞，駱燾等自能禁絕，公如剛愎，亦必奏聞。全未見有本章，又不聞西青有稟啟文侯，尚何憂哉？」島主道：「雖然，寡人疑難難釋。」獨孤信天道：「如此，只須使親信之忠誠者往視，便可知矣。」島主道：「上日，淦中關大夫苟誼來朝，武侯言彼有社稷臣風，請留於朝。又言苟誼之子下大夫苟學禮深沉毅果，當使往守競羊，升鐵柱管淦中關事，今使苟誼密往鐵圍如何？」獨孤信天道：「苟誼面生心正，實堪此任。」島主召到面諭，苟誼奏明，告假料理未清事件，島主允允。苟誼回關查點清楚，鐵柱亦到，逐件交代。乃問：「可知輔公近事？」鐵柱道：「初聞不甚親理政務，前日奉管淦中之命，往鐵圍告辭，輔公卻在石門塢內。柱到西園，見其中只有西大夫與輔公兩個烏頭，餘者俱係霜鬢雪發。所與同游，既皆老誠，政治將來定可觀也。」苟誼道：「似此，誼可無須往矣。然既奉命，亦應去來。」乃易便服，單騎獨僕，仍由國中行，不過岫羅岡，逕向紫霞山，逾五星嶺，出小龍潭，到雲窩壑，越烏兔山，下百結嶺，至交渡津。上船時，那篙工前來相扶進艙，艙內諸人起身讓坐。

苟誼道：「可怪！篙子攙扶或係思想多索渡值，諸人讓坐何也？」忽聞老者道：「當初子直為雁翼關守何等刻剝！去後又係郎紫接守，剝削更甚。而今安在哉！」聞有人接道：「也虧得他們，若非將士，百里地土送與浮金，今日哪得有如此美政？」又有人接道：「就係當年燭相公為守，與後日武侯鎮天井時，皆不能如今日之極。」又聞道：「非二公才德遜於輔公，此時有人遍知民所素苦而悉除之，是以未之及耳。」苟誼喜道：「行人如此褒贊善政，自必不誣。且沿路看去，虛實便知。」內中有老者問苟誼道：「老翁仙鄉何處？莫非往訪西園內相知麼？」苟誼道：「老漢散處淦中，往鐵圍探親，無有相知在西園。」那老人道：「淦中自苟剛去後，苟誼守關，政令都變好了。而今苟大夫康健麼？前有朋友從黃雲城來，言島主召留在朝，這話確麼？」苟誼道：「老漢也聽得似此說法，卻未知其確否。」那老人又道：「老翁往淦中，係從好處來的，今到鐵圍，方知更有樂境也。老漢往盤根谷，正係同路，相伴而行何如？」苟誼道：「奉陪。得老翁指教，聞新政令，叨惠多矣。」忽聞船頭上道：「已到岸了。」眾人出艙，有交值的，有不交值的。苟誼交值，篙工退回。那老者道：「渡值有三不受：廢疾不受；窮苦不受；老幼不受。今老翁同行二人俱係白髮，不須與值。」苟誼點頭上岸，那老者帶著童子偕行。逢州游州，逢邑游邑，但見農力在田，女力在機；市無游手之民，戶有弦歌之雅；堂案塵封，關無措滯。遊覽數日，來到鐵圍，那老人帶著童子，相別往東而去。苟誼進城，門官查問，取出隨身鄉貫年貌，照單呈驗登簿，始行放入。看那隊伍嚴整，軍士雄壯，街道潔淨，往來相讓，交易和平，貨色無偽。苟誼見文德武備並美，心中暗喜。住下詢問居人，皆無不足之處。

次日到石門塢內，只見西青出垣迎入，登堂與諸老翁見禮，推上客位，苟誼不可。西青告道：「諸賢降臨，總以初到者作客，後便不拘形跡。」苟誼乃坐。凡到此地，有相熟者，就來陪敘。苟誼原非巖穴，是以無人相認。坐過逾時，西青乃請入後閣下榻，苟誼不辭。先於近旁各老翁軒窗榭館內敘談，二三日間，通園俱相識了。偶步閣後觀看，乃係潔淨小樓，中懸有榻。問樓係誰所居，答道：「自樓告成，公命存榻在此。後恐誤住，是以懸之。」苟誼如係有為而預設也。

忽見人役奔入道：「輔公自錦屏岡回到園內。」苟誼出閣，輔公同駱燾、平無累已到。苟誼趨下行禮，輔公驚扶道：「此地從來未有此禮。」平無累卻認得係苟誼，向前問道：「老翁若非苟姓？莫行此禮。」苟誼道：「正係苟誼。」輔公問平無累道：「大夫何以知老翁上姓？」平無累道：「昔御武侯到淦中，與老翁有數面之識。」苟誼道：「平大夫，彼時失敬，又十餘年矣。今日見公，豈可妄誕！」輔公道：「然則係苟大夫矣。聞召入朝，而今到此，定有上命，豈合具禮迎接。」苟誼道：「主上使臣到此觀政，臣已悉其詳。因公出巡，未獲瞻仰，是以暫留。別無所命。」輔公慌請島主君安，駱燾道：「既係天使，自應平禮。」苟誼推不過，乃行平禮。又與駱燾、平無累見禮道：「入境入城，風化政令無加，二位大夫助勞懋矣！」駱、平齊答道：「澤沛閭閻，義著史冊，老大夫功德偉哉！」苟誼道：「今已見公，臣請復命。」輔公留住盤桓。

次日餞行，通園老者亦俱辭別，仍係單騎獨僕回朝。過了交渡律，氣象亦覺變異。苟誼想道：「此處風土人情均未得悉，須細為訪察，方不負主上差遣此行。」乃過品字城，撤掉百結關，向南行，來到文星集，只見眾人圍擁，看新告示，歡聲動地。苟誼也

擠入觀看，上寫道：

帷幄大夫懋，為永除蠹弊事：照得陋習相沿，病國最甚，雖賢者不能悉其詳。假官肆虐，害民尤凶，惟受者始深知其毒。主上高居九重，僅念閭閻膚膜；下臣謹守三尺，嚴搜城社蠹奸。雖雲已往不究，惟積猶難容漏網。即使改過自新，而蒲鞭亦應加懲。茲將素所病民，從今禁絕，先行曉示，隨後鐫碑。除例禁不載外，各條均列於下：

- 1、凡大臣以及上司經過，地方官員無絲毫饋送，雖酒食亦不准。違而收受者，免；饋送者，流。
- 2、凡文武官員食用各物，俱須公平購買，不得使書役買辦。違者革職。蓋此二條，名出於官，官多取於書役，書役非苛於市民，則派於田畝。官得其一，民費其十矣。
- 3、凡訟獄非大疑案，不即斷決，而故牽連羈久者，革職，從重糾處。
- 4、凡納完稅額，無論五穀、絲麻、各貝，概行隨時價值收受，毋許拘定，逼民以有易無，受居奇之苦，以免物價低昂。
- 5、凡百姓完納而物不如式，加一罰入；若如式，而胥役刁難，狼藉苛求並縱容者，概以軍法從事。
- 6、凡衙門修葺、遷造，俱須詳明，支帑報銷。卸任之日，造冊交代，毋許缺少一草一木。如有聽信邪說，妄動工作，俱令照舊更正，仍加倍追罰充公。
- 7、凡苛及農家，擾及田畝者，計贓照例加等治罪。
- 8、凡大員出差及地方官往來管轄之處，不許多帶家人，以免各項索詐，下屬受累。
- 9、凡民無恒業，不歸於四民而游惰者，驅往北漠島州開墾。
- 10、凡考試，隨便鄰邑鄰州，俱准移文考錄，庶真才不致久仰，而士愈多奮勵。
- 11、凡婚喪務於從儉，遵古制度。欲奢華而逾制者，估值倍輸入官，以備饑饉發賑之用。凡未達士子及已退大夫，不得貪逸懶怠，俱須授徒肄業，興起教化。
- 12、凡強欺弱、狡欺愚、眾欺寡並欺四窮者，俱驅邊遠洲島開墾。
- 13、凡商賈貿易往來，其非切於民用而販賣者，皆籍入官。
- 14、凡百工非切於實用，而事虛華費工者，沒其物而罪其身。
- 15、凡四民更易，工商准歸士農，士農俱不准歸工商。
- 16、除雙阜、鱷群二關，其餘關津隘塞俱稽而不征，違者島籍。
- 17、凡胥役、牙行、腳夫人等指詐四民已得貝者，照竊盜得貝律計贓治罪；未得貝者徒。
- 18、凡吏役事件不增而增費用，照竊盜加一等論。所有習久之飯食使費，而包攬把持刻削者，罪亦如之。

以上各條，雖前所未禁，如墨吏放翻、柏露頂、穢役斲方，俱經查出，立正典刑外，合行曉示通國牧宰、吏胥、士農、軍民人等知悉，恪遵毋違。

苟誼看畢，問旁邊人道：「此示因何而出？」答道：「今早晨黏的，乃有竹籃盛著三個首級在這裡與人看，此刻約已過品字城去也。其中細故卻不得知。」苟誼離了文星集，來到比馬場——最係民悍吏刁的地方。昔年曾經訪親羈留多時，知為五鄉。今見街市交易，行人不少而寂靜無聲，殊覺詫異。因到舊寓住下，細問店主，方知樊勇同水湖久密奉命，賜劍查察四境。水湖由南東而北西。樊勇於西北而東南，互相諮詢。樊勇察遍，已知某也賢，某也愚，某也猾，開有清冊，交水湖復訪。水湖交冊亦然。樊勇過江上邑，復察蠹胥斲方擾害商業；由常豐倉察得下大夫柏露頂生端苛斲，嚇詐圖財；到比馬場察得下大夫放翻濫差嚇詐，貌注殘民。各確實情由，俱立時拿下。其餘賢者，獎賞題升。過小者降，大者罷。再檄集各處牧宰，將放翻等三人提到鱷群關，請出上方劍斬首，各於該處揭示後集於一籠，使役持行，命吏刊刷告示，各處曉諭。凡地方胥役詐害良民者，俱籍沒，發北漠洲島開墾。所以民情安靜，市絕爭嘩。

苟誼喜道：「樊相國有後矣！」乃別店主，復往前行。但見處處軍民安業，遍野俱謳歌之聲。田土盡辟，山澤少荒蕪之地。到赤蛇岡，想東南一隅皆係如此，其三隅大概可知，不必廣訪，逕由魚尾谷還都。郊野景象較外更覺浩蕩，心胸露暢之至。入朝復命並將國內邊地形景奏知，島主喜道：「寡人只道大夫耽阻於新境，那知如此跋涉風塵！其進爵上大夫，以酬勞瘁。」苟誼謝恩。余大忠奏道：「據苟大夫所見，國內已臻雍熙氣象，雖堯舜日無以復加。請主上制禮作樂，以鳴其盛。」島主大喜，視武侯道：「國內治安，先生之功為首，今欲製作禮樂，不識以為何如？」武侯道：「臣聞制禮作樂須天下奠安，匹夫匹婦無不得其所。然後上天降征，下土呈瑞，始可議之。今國雖粗安，竊恐未及於此。」余大忠道：「數月以來，各處並不見有罪犯奏聞，遠近州邑陸續俱報獄空，又無水旱兵蝗之災，何謂匹夫匹婦不得其所？」武侯道：「現在砂磧塘崩，漲漫數邑，田廬百姓俱歸烏有，猶當宵旰訪求良法。」島主蹙額道：「是也。寡人幾忘也。」大忠奏道：「此乃天災，自古莫治。與盛世無所關係。」武侯道：「古事湮沒，雖無考處，然不聞遠年有接連漲漫傷民之案。當時必有治者。民溺已溺之謂何？而乃云稱無所關係耶？」余大忠暗想道：「樊嗣昌、西山皆歌力殫思，欲止漫淹而終莫能，今何不即以難之？」便奏道：「武侯灼見，非臣所及。然此事非武侯更無可奏功除患者，請主上專委任之。」島主喜道：「大忠所見與寡人相同，願先生為國消擾。」武侯領命。廣望君奏道：「臣欲隨仲卿辦理此事。」武侯道：「聞公主坐月，韓速豈可遠出？乞主上寬臣轡勒，而不限以年月，使得便宜行事，臣獨任之。如果無策可治，再行具奏。」島主道：「一切依允。寡人新得良馬，渾身如墨，名暮歸鴉，請先生帶去。」武侯道：「此非求遠之事，無用寶騎。」島主道：「可有所需？」武侯道：「惟請以下大夫引笑、舒太遠同行足矣。」二人出班，伏奏道：「願隨武侯視河。」島主大喜，命即設宴，手持玉觥賜酒。武侯跪下，島主扶起。武侯雙手捧觥吸過，隨與引笑、舒太遠吸乾，謝恩而去。

邀二大夫到府起程。正是：

赤心開口招難事，粉面隨機困直臣。

未知商議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